

THE

THE DRY

迷雾中的小镇

【澳】珍·哈珀 著 戚悦 译

如果我说了谎，你也说了谎，我还应该相信你吗？

一个背负罪名的警察 × 一个混灭人性的凶手 × 一个偏见极端的小镇

欲望深渊下的罪恶，是人性的必然，还是人心的偶然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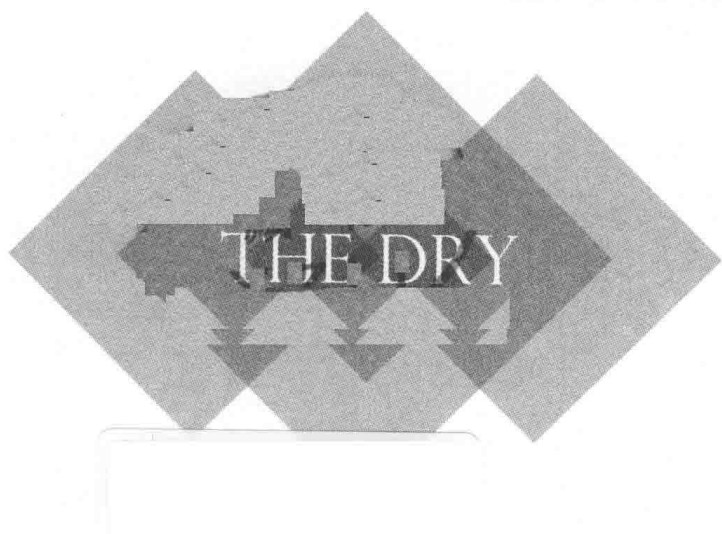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DRY

迷雾中的小镇

【澳】珍·哈珀 著 戚悦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雾中的小镇 / (澳) 珍·哈珀著 ; 戚悦译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 7
ISBN 978-7-5596-0348-7

I. ①迷… II. ①珍… ②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①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751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7-2628

Copyright©Jane Harper, 2016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K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迷雾中的小镇

作者: [澳] 珍·哈珀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宋延涛
策划编辑: 刘思懿 许佳莹
封面设计: 王 鑫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5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22印张
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348-7

定价: 3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引子

死亡已经不是第一次降临到这座农场了，成群结队的绿头苍蝇根本没注意到任何异常之处。对它们来说，死的是人还是动物都没区别，尸体的差别微乎其微。

那年夏天，大旱为苍蝇带来了一场盛宴，它们兴高采烈地搜寻着黯淡无光的眼珠和血液凝滞的伤口。基瓦拉镇上的农夫纷纷端起猎枪，瞄准骨瘦如柴的牲畜。没有雨水就没有饲料，没有饲料就意味着要痛下抉择。日复一日，太阳如无情的烈焰在碧空中熊熊燃烧，孤独的小镇在绝望里艰难喘息。

眼看着又一个年头来临，农夫们说：“马上就要下雨了。”他们彼此大声地重复着这句话，仿佛它是一道咒语；他们屏住呼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，好像它是一声祈祷。

可是，远在墨尔本的气象员却不这么认为。每到晚上六点，他们西装革履地出现在装有空调的演播室里，多数时候只是略带同情地提一句旱情。照他们的官方说法，这是本世纪最严重的一场旱灾。而且，这种天气现象还有个发音古怪的名字，叫“厄尔尼诺”。

至少绿头苍蝇是乐坏了。那一天，它们发现的尸体虽然跟往常有所不同，块头更小、皮肉光滑，但这些都无关紧要，因为它们最喜爱的部分总是一样的：一样脆弱的眼珠，一样黏湿的伤口。

空地上的那具尸体是最新鲜的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苍蝇们才发现了另外两具躺在农舍里的尸体。农舍的前门大敞，仿佛在盛情邀请它们进屋去大快朵颐。第一道大餐就在门厅里，不过有些苍蝇壮着胆子继续往里飞，结果在卧室中又有了新的发现。那里的尸体更小，但进食的竞争者也更少。

苍蝇大军心满意足地顶着高温蜂拥而至，成了死亡现场的第一发现者。屋内，鲜血汇流在一起，颜色越变越深，染黑了瓷砖和地毯。屋外，洗过的衣物静静地挂在晾衣架上，被骄阳烤得干燥而僵硬，一辆儿童踏板车被孤零零地扔在石子路上。在以农场为中心、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，还在跳动的人类心脏只剩下一个。

因此，当农舍里的婴儿放声大哭时，根本无人回应。

/ 第一章 /

即便是那些只在圣诞节才进教堂的人也能看出来，教堂里根本就坐不下这么多哀悼者。伴随着一团卷起的尘土与枯叶，亚伦·福克驱车赶到了。此时，教堂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放眼望去，只见一片凝重的黑色与灰色。

镇上的居民尽力掩饰着内心的急切，却又身不由己地互相推搡着，拼命想随着缓慢移动的人流挤进教堂去。教堂的对面则围满了媒体界的人。

福克把自己的老轿车停在一辆同样陈旧的小卡车旁。嘎吱作响的空调刚陷入沉寂，车里立即就热了起来。他从墨尔本远道而来，预计五小时的车程却花了将近六个小时。现在葬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但他还是特意在车里多坐了一会儿，审视着人群。他看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熟悉的面孔，于是便心满意足地下了车。

下午的高温扑面而来，像毛毯一样把人紧紧裹住。他拽开后座车门去拿西装外套，手指碰到了滚烫的金属车身，感觉就像被烧灼了一般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又从座位上抓起了帽子。这是一顶棕色硬帆布的宽边帽，跟他穿来参加葬礼的黑西装很不协调。可是，他的皮肤苍白如纸，晒过太阳后会冒出许多深色的雀斑，看起来就像得了皮肤癌一样吓人。所以，福克打算放弃穿衣时尚，稍微遮挡一下脆弱的皮肤。

从小到大，他一直都是这样。不仅皮肤苍白，一头短发也是浅浅的金色，睫毛更是淡得快要瞧不出来了。在过去三十六年的人生中，他常常觉得澳大利亚的太阳仿佛有话想告诉他。在高楼林立的墨尔本，太阳的话语总是被淹没在都市的阴影里。可是在地广人稀的基瓦拉镇，小小的阴影转瞬即逝，那份明亮与灼热也就变得不容忽视了。

福克回头扫了一眼通往镇子外的道路，又低头看了看手表。葬礼，守丧，住一晚就走。他算了算，十八个小时。绝不多做停留。他将这一点牢牢记在心里，缓步朝人群跑去。一阵热风刮来，他抬手扶住了帽檐。

进门后他才发现，这座教堂比记忆中的样子还要小。福克夹在摩肩接踵的陌生人群中，涌动的人潮推着他向里走去。忽然，他注意到墙边有一点儿空隙，于是便赶紧挤过去，算是为自己开辟了一席之地。他身旁站了一个农夫，脏兮兮的棉布衬衫勒在大肚皮上。这个男人朝他点了点头，然后便转过脸去，继续直勾勾地盯着前方。福克发现他衬衫的手肘处有几道折痕，显然他以前一直是挽着袖子的。

福克摘下帽子，小心翼翼地给自己扇风。他忍不住放眼打量着周围，起初还显得陌生的面孔渐渐都与记忆中的模样重合了。只是那些故人的脸上都添了鱼尾纹，头发里都掺杂了银丝，身材也富态了不少。虽知岁月无情，但他还是颇感意外。

坐在身后第二排的一个老人捕捉到福克的目光，冲他点头示意了一下。他们二人都认出了彼此，默默地交换了一个感伤的微笑。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福克努力地回忆着，却想不起来。这个人曾经

是一名老师。福克只能记起他站在讲台上的样子，那时候的他面对着一群百无聊赖的少年，锲而不舍地想让地理课或木工课或别的什么课变得生动活泼起来。但是，就连这个画面也在飞速消逝的记忆中变得模糊了。

那个人朝身边的长凳点了点头，表示他可以腾出空来，但福克礼貌地摇了摇头，接着便转回身面朝前方了。即便在最合时宜的情况下，他都会避免与人闲聊，而此时此刻无疑是最不合时宜的情况了。

天啊，中间的那具棺材竟然这么小！跟左右两旁的大棺材一对比，它看起来更是小得可怜。教堂里有一些小孩子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紧紧地贴在头皮上。他们指着那具小棺材说：“爸爸，快瞧，那个盒子的颜色像足球一样。”年纪稍大的孩子知道那里面有什么，他们用惊惧的目光默默地盯着，一边在校服里不安地扭动着身子，一边挪动脚步不由自主地靠近自己的母亲。

在三具棺材上方，有一张放大的全家福，照片上的一家四口向下俯瞰着。他们脸上定格的微笑已经失真，变成了一个堆砌的像素块。福克认出了这张照片，他在新闻上见过。它已经被媒体用过很多次了。

照片下面，一簇簇野花拼出了死者的名字。卢克、凯伦、比利。

福克盯着照片上的卢克。曾经浓密的黑发如今掺杂了零星的灰白，但是同大部分过了三十五岁的男人相比，他的气色还算不错。他们已经有五年没见了，他比福克记忆中的样子要显得稍微老一些。不过，那自信的笑容却丝毫未变，眼底的一丝狡黠也依然如故。福克的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，还是老样子。可那三具棺材却提醒着他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
“太惨了。”福克身旁的农夫冷不丁冒出一句话。他双臂交叉，拳头紧紧地塞在腋窝下。

“确实。”福克说。

“你跟他们熟吗？”

“谈不上。只认识卢克，就是——”在片刻的恍惚中，福克想不出一个词来形容那个躺在最大棺材里的男人。他在脑海里四处搜寻着，但只能想起小报上那些陈词滥调的描述。

“就是那个父亲。”最后他说道，“我们小时候是朋友。”

“嗯。我知道卢克·汉德勒是谁。”

“我想现在人人都知道了。”

“你还住在这附近吗？”农夫稍稍侧了一下肥胖的身子，这才头一回正眼瞧着福克。

“不，已经搬走很久了。”

“好吧，不过我觉得好像见过你。”农夫皱起了眉头，试着确定他的身份，“我说，你不会跟那些烦人的电视记者是一伙儿的吧？”

“不，我是警察，在墨尔本工作。”

“是吗？你们真应该调查一下该死的政府，他们居然放任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。”说着，农夫朝棺材的方向点头示意了一下，那里躺着卢克和他的妻子，还有两人六岁的儿子。“我们在这里累死累活地拼命，还不是为了国家的口粮。眼下碰上了百年一遇的旱灾，他们居然还扯什么取消补贴金，全是放屁！真要说起来，也不能全怪那个可怜的混账东西。这他娘的——”

他停住话头，环顾了一下教堂，改口道：“这就是一桩糟心的丑事，唉。”

福克没有说话，他们俩都陷入了沉思，想着政府的无能。在报道汉德勒一家的死亡时，各大报纸都详细探讨了悲剧背后潜在的各种原因。

“那你是来调查这事儿的吗？”农夫又冲着棺材的方向点了点头。

“不，只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悼念。”福克说，“我觉得这个案子

已经用不着继续调查了。”

其实，他对这件事情的了解跟其他人一样，都仅限于从新闻上听来的消息。可是，评论报道都说，案情十分明朗。凶器是一把猎枪，属于卢克。后来在卢克的尸体上发现的也正是这把猎枪，枪口插在血肉模糊的嘴里。

“没错，我也这么想。”农夫说，“我只是以为，他既然是你的朋友，出了这档子事儿，说不定你想来亲自调查一下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不是那种警察。我在联邦调查局的经济犯罪组工作。”

“我听不懂，老弟。”

“就是说，我追查的不是杀人犯，而是金钱。如果后头带着一串零的数字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，我的工作就来了。洗钱、贪污，这类事儿都归我管。”

农夫应了句什么，但福克没有听清。他的目光从那三具棺材转移到了坐在第一排的哀悼者身上。第一排是留给死者家属的位置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所有朋友和邻居的前面，而后者则盯着他们的后脑勺，感谢上帝没让自己坐在第一排。

时隔二十年，福克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卢克的父亲。格里·汉德勒面如死灰，双眼深陷在眼窝里。他的身体本分尽责地坐在第一排，但他的脑袋却转向了身后。他顾不上身旁悲伤啜泣的妻子，也没去看面前那三个装着儿子、儿媳和孙子的木头盒子，反而扭着头直直地盯住了福克。

这时，教堂后上方的扬声器里传来了音乐声。葬礼就要开始了。格里歪了一下脑袋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福克不知不觉地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到了那封两天前被送到他桌上的信。寄信人正是格里·汉德勒，信上重重地写了十四个字：

卢克说谎了。你说谎了。到葬礼上来。

终于，福克先移开了目光。

死者生前的那些照片看得叫人心里难受。它们在教堂前方的屏幕上无情地闪过，一张接着一张。卢克穿着少儿足球队的球服欢呼雀跃；少女时代的凯伦骑着一匹小马越过栅栏。此刻，那些定格的笑容显得有些怪异，福克注意到有许多人跟他一样，都不忍直视这些照片。

又一张照片出现了，福克惊讶地认出了自己，那十一岁的面孔正透过模糊的影像望向他。照片上，他与卢克并肩而立，两人都赤裸着胸膛、大张着嘴巴，一起在镜头前展示了一条钩在鱼线上的小鱼。他们看起来非常开心。福克努力回忆拍这张照片时的情景，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

幻灯片继续播放。卢克的照片，接着是凯伦的照片，每张照片上都洋溢着微笑，仿佛他们将会永远快乐下去。突然，福克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了照片上。这一回，他感到呼吸困难，仿佛整个肺部都拧在了一起。他听到人群里传来了窃窃私语的声音，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一个受到触动的人。

一个少年版的福克站在卢克身旁，两人都长高了许多，变得手大脚大，脸上也长满了青春痘。照片上的他们依然欢笑如故，但这一次是四人合照。卢克的胳膊揽着一个金发少女的细腰，而福克的手则小心翼翼地悬在另一个黑长发、黑眼睛的少女的肩头。

福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张照片居然会被放上去！他看了一眼目视前方的格里·汉德勒，渐渐收紧了下巴。福克察觉到站在他身旁的农夫晃了晃身子，慎重地向旁边挪了小半步，拉开了距离。福克明白，农夫终于想起他是谁了。

他强迫自己把视线投回那张照片上，看着照片里的四个人，看着他身边的少女。他一直盯着那双黑眼睛，直到它们从屏幕上褪去。福克还记得拍这张照片时的情景。那是在一个下午，悠长的夏季已经接近尾声，那一天很美好。这是他们四个的最后一张合照，两个月后，黑眼睛的少女就死了。

卢克说谎了。你说谎了。

福克低头盯着面前的地板，盯了足足有一分钟。当他抬头再次看向屏幕时，照片上的时间已经飞快地流逝了，卢克和凯伦正在婚礼上拘谨地微笑。当时，福克也收到了婚礼的邀请。他回忆了一下自己推辞没去的借口，八成是工作。

比利的照片开始出现了：尚在襁褓中的通红小脸儿；头发长全时的蹒跚学步；长大一些后越来越像爸爸的模样；穿着短裤站在圣诞树下；跟爸爸妈妈一起打扮成三个怪兽，脸上的油彩随着笑容的绽放都裂开了。中间快进了几年，一个相貌更加成熟的凯伦出现在画面上，胸前抱着另一个新生儿。

夏洛特。幸运儿。鲜花拼出的名字里没有她。看到这张照片，才十三个月大的夏洛特似有感应，在奶奶怀里号啕大哭起来。芭布·汉德勒用一只手将小女儿紧紧地搂在胸前，不安地轻摇着；另一只手攥了张纸巾，压在自己的脸上。

福克对小孩子没什么研究，不知道夏洛特是否认出了屏幕上的妈妈。也许她只是觉得不高兴，自己明明还活蹦乱跳的，却被人放在了葬礼的纪念照片里。福克明白，她早晚会适应这一切的。毕竟，她别无选择。对一个注定要贴着“唯一幸存者”标签长大的孩子而言，现实是残酷的，难以逃避、无处可躲。

背景音乐结束了，最后几张照片在一阵尴尬的寂静中闪现。终于，有人打开了灯，众人不禁集体松了一口气。一个肥胖的牧师艰难地晃动着身体，踏上通往讲台的两级台阶，福克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那三具骇人的棺材。他想起了那个黑眼睛的少女，想起了一个二十年前编造出来并统一口径的谎言，铺天盖地的恐惧与青春期的荷尔蒙在他的血液里横冲直撞。

卢克说谎了。你说谎了。

从当时当日的决定到此时此刻的悲剧，中间离得远吗？这个问题就像一道伤口，在福克的心中隐隐作痛。

人群里有个中年女人一直盯着教堂前方，移开视线时，她看到了福克。他不认识她，但她却出于礼貌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福克偏开目光，不与她对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收回目光扫了一眼，发现她还在凝视着自己。突然，她皱起了眉头，接着便转向了身边的一位老妇人。用不着听，福克也知道她在说什么。

福克家的男孩儿回来了。

老妇人盯住他的脸，然后立刻转移了视线。她微微地点了点头，肯定了同伴的猜测。接着，她又探身对站在自己另一侧的女人悄悄地说了句什么。福克感到胸口像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，很不自在。他低头看了看手表，还有十七个小时。然后他就能走了，就可以再一次离开这里了。谢天谢地。

/ 第二章 /

“亚伦·福克，你敢走试试！”

福克正站在自己的车旁，竭力抑制着想要上车开走的冲动。大多数哀悼者已经开始动身前往守丧的地方了。福克转身瞧见了冲他喊话的人，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。

“格雷琴。”他刚叫出那个女人的名字，她就把他拽过去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她的额头顶在他的肩上，他的下巴抵住了她的金发。他们两个就这样站了足足有一分钟之久，抱在一起前后摇晃着。

“噢，天哪！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！”她的脸埋在他的衬衫里，说话声听起来闷闷的。

“你过得好吗？”当她放开手时，他问道。格雷琴·舒纳尔耸了耸肩，顺手摘下廉价的墨镜，露出了红红的双眼。

“不好，很糟。你呢？”

“一样。”

“你看起来确实跟以前一样，”她努力挤出了一个颤抖的微笑，“还

跟得了白化病似的。”

“你也没怎么变。”

她轻轻地哼了一声，但脸上的微笑却更灿烂了：“这都二十年了，还没变？得了吧！”

福克说的绝非只是溢美之词。格雷琴风采依旧，一看便知道她是葬礼上那张四人合照中的金发少女。

当年卢克揽过的杨柳细腰如今变得粗了一点儿，头发上闪耀如故的金色也许是借助了染发剂，但那碧蓝的眼睛与高耸的颧骨完全没变。她穿了一身正装，上衣和裤子都比传统的葬礼服装更加紧绷一些，行动起来略有些不自在。福克想，不知这套衣服是借来的，还是她平时很少穿它。

格雷琴也同样仔细地打量着他，当两人四目相对时，她大笑起来。这一笑，她立刻就显得年轻活泼了许多。

“走吧。”她伸手抓住了他的小臂，贴在他皮肤上的手掌很清凉，“守丧的地点在社区活动中心。咱们一起把这最后的仪式给熬过去。”

上路时，她冲着一个小男孩儿喊了一声，那个孩子正在用一根棍子戳着什么。他抬起头来，不情不愿地放弃了手头忙活的事情。格雷琴伸出了一只手，但那孩子摇了摇头，快步小跑到前头，手中挥舞着棍子，仿佛那是一柄宝剑。

“这是我儿子，拉奇。”格雷琴瞥了福克一眼，说道。

“噢，对。”他这才记起，自己认识的那个少女如今已为人母了，“我听说过你生了一个孩子。”

“听谁说的？卢克？”

“应该是吧。”福克说，“当然，那是几年之前听说的。他现在多大了？”

“才五岁，可是人小鬼大，经常闯祸。”

他们看着拉奇将那柄临时凑合的宝剑刺向无形的敌人。他的两眼间距很宽，卷曲的头发呈泥土色。在这个男孩儿的相貌特点中，福克看不到一点儿格雷琴的影子。他搜肠刮肚地回忆卢克是否提过她谈恋爱的事情，或者说过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但怎么也想不起来，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知道才对。福克低头扫了一眼格雷琴的左手，上面没有戴戒指。然而，在当今这个时代，戴不戴戒指根本说明不了问题。

“你家里怎么样？”最后，他试探着问道。

“还好。拉奇有点儿淘气，”格雷琴低声说道，“家里只有他和我两个人相依为命。不过，他是个好孩子。我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去，起码眼下如此。”

“你父母还有自己的农场吗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：“哪儿呀，早就没了。差不多八年前，他们就退休了，把农场都卖了。他们搬到悉尼，买了栋小房子，跟我姐姐和她的孩子们住的地方只隔着三条街。”她耸了耸肩，“他们说喜欢城市生活，我爸现在好像还练普拉提^[1]呢。”

性格坦率、风风火火的舒纳尔先生居然会专注于修炼内心和调节气息的训练，福克想象了一下，那画面让他忍俊不禁。

“你不想跟去吗？”他问。

她干笑了一声，指着道路两旁干枯的大树：“离开这一切？不。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待得太久了，它已经渗入了我的血液，你知道这种感受的。”她咀嚼了一下这句话，黯然地看向一旁，“也许你不知道，对不起。”

福克挥了挥手，表示自己并不在意，然后又问道：“最近你都忙

[1] 普拉提（Pilates）：20世纪初由德国健身教练约瑟夫·普拉提（Joseph Pilates, 1883—1967）创建的一套健身运动，类似瑜伽。

些什么？”

“务农呗，反正也就是尽力而为吧。几年前我买下了凯勒曼家的那块地，养羊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感到十分钦佩。那可是一块人人争抢、水土肥沃的好地，至少在他小时候是那样。

“你呢？”她问，“我之前听说你当了警察？”

“嗯，对。联邦警察，现在也还是。”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，树上传来的鸟儿狂想曲听起来跟记忆中的一模一样。前方，一群群哀悼者站在布满尘土的道路上，就像一块块黑色的污迹。

“镇上的情况如何？”

“糟透了。”在这三个字之后，是久久的停顿。

格雷琴用指尖轻敲着嘴唇，动作中带着戒烟者的紧张不安，“天知道，先前就已经够糟糕的了。人人都为了金钱和旱灾而担惊受怕。现在，卢克和他的家人又出了这种事，真是糟透了，亚伦。真的糟透了，你都能感觉得到，一切都那么明显。我们走在街上，就像行尸走肉一样。既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就这么茫然地看着彼此，猜测下一个死的会是谁。”

“天哪！”

“是啊，你根本无法想象。”

“你跟卢克还走得很近吗？”福克好奇地问道。

格雷琴犹豫了一下，紧紧地抿起了嘴：“不，已经有很多年不那么亲近了，不像咱们四个在一起的时候。”

福克又想起了那张照片。卢克、格雷琴、他自己，还有留着黑色长发的艾莉·迪肯。他们四个曾经是那么密不可分。那时他们年少单纯，以为身边的朋友就是自己的灵魂伴侣，而那心心相印的羁绊将会天长地久。